

追思丁石孙先生

周仲义

各位领导、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志大家好！我受我们部队巨司令员和丁政委的委派，来参加丁石孙先生的追思会，我感到这既是我对丁先生的回忆追思，也是我又一次向丁先生学习的机会。

丁石孙先生是原总参三部的科学顾问，在 1974 年 1 月至 1978 年 6 月的 4 年半时间里，在原总参科学顾问段学复学部委员的主持下，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（现为北京大学数学科学院）为我部举办了 4 期进修班，以我部 200 位在职工作人员为主要学生。丁先生是进修班的主要授课老师，他为我们的学生编写了两套教材，亲自为我们授课，并指导我们的科研实习项目。文革后北大开始招收研究生，丁先生又通过段学复主任与三部联系，让我部派若干名人员参加硕士研究生班的学习，丁先生又亲自授课和指导。这两项工作为我们部队人员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，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
1974 年 1 月至 1975 年 6 月第一期学习班，参加学习的有 60 人左右，这些学生大多是 1960 年前后高中毕业参军入伍的，通过军校的学习后参加了工作；也有一些是文革期间入伍的，经过了部队训练队的培训后参加

了工作。这些学生的数学基础最好的是高中毕业水平，而且水平参差不齐。另一方面是没有现成的教案和教材。为了让学生在一年半时间里，尽快掌握所需的知识，北大老师为我们进修班专门“量身定制”教学计划，编写教材。丁先生为我们学生编写、讲授“线性移位寄存器序列”和“组合数学”两门课。特别是线性移位寄存器序列的分析、综合，以及线性序列的非线性化等是那时我们最迫切需要的知识。由于时间紧迫，丁老师写完教材，马上油印成讲义使用。第一期学员所用的教材都是由系里工作人员在钢板上刻好蜡纸，放在油印机上一页一页地印出来的。这些教材工院拿去翻印出版作为学院的授课教材。到 1982 年“线性移位寄存器序列”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式出版。此外丁先生编写的“高等代数简明教程”刚出版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，这本书书店里买不到，我们部队里就到出版社要了底板，自己找印刷厂印刷了一大批，不仅进修班使用了这本书，部队学院也作为教材使用，工作人员也发了这本书作为自学教材。

丁先生讲课，声音洪亮，表述清晰。他和学生之间通过目光交流，抓住学生的注意力。他在讲坛上连续两个小时的授课，根本不看讲稿，除写板书外，他始终看着学生。他从学生的神情中把握大家的理解程度，发现

学生有疑惑时他会猜到学生的心思。丁先生讲课时不仅给我们传授了专业知识，还给我们传授了思维方法，教我们怎样透彻理解研究对象，抽象事物本质，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。下课之后学生们仍喜欢围着他，听他再讲些什么，丁先生总是很随和地跟同学交谈讨论，简洁又切中要害地解决大家的疑惑。同学们都说，听丁先生讲课是一种享受，在享受中感悟和提高。

丁先生为了让学生们多学一些知识，会给他自己增加工作量。一次他到我们同学的宿舍来，看到一本 Helmut Wielandt 的“有限置换群”(Finite permutation groups)，他觉得这本书不错，可能对我们以后的工作有用，他主动给我们学生增加了一门新课。他边看这本书，边备课，边教课。有一次他在备课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问题，丁先生就一直到了凌晨二点多才把问题解决了，第二天一早，丁先生又赶到教室给大家上课。这件事给我们的学生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。

在丁先生和北大其他老师共同的教育培养下，参加过进修班的学生学到了专业知识和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，他们更受到了丁先生的敬业精神的感染，回到部队后，在本职岗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做出了重要贡献，有的为本单位编写了专业教材，其中有五、六位同学后来成为了将军。

利用今天北大举行的丁石孙先生追思会，我代表原总参三部和现在的 32069 部队向丁石孙先生，向北大为总参三部培养学生的所有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！我也代表当年参加过进修班的同学，向丁石孙先生和他的家人表示由衷的感谢！丁石孙先生千古！

谢谢！

周仲义 2019. 11. 11.